

社会记忆的再生产向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

◇ 谷佳媚 程含笑

一、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理论阐释

(一) 什么是社会记忆再生产

社会记忆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人们生存、生活经验的保存,是不断传承堆叠下来的过去的记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同其他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同质。人类记忆是一个不断变化充实的存在,社会记忆也是如此。社会记忆随着人类对历史的挖掘追寻不断完善运作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的再生产过程,是社会记忆在简单生产的基础上反复传承、重构、不断刻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人们为了满足某种目标,在追悟历史的过程中对社会记忆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的行为活动。社会记忆的繁杂性对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目的性造成阻碍,此时就需要党和政府组织权威部门引导参与,维护权威部门对社会记忆的整合权、诠释权、论断权,使社会记忆再生产上升至上层建筑层面,实现对人们思想认识的主导性、权威性影响。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旦失去了主体引导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也就是说,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权力主体引导,通过梳理、编译、改造等各种加工方式赋予社会记忆以价值和意义,在人们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一种社会性活动。

(二) 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特征

第一,社会记忆再生产具有必然性。社会记忆作为抽象的意识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从出现伊始就在为再生产积累记忆材料,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选择出合适的文

本、影像等承托载体,当条件更新或变迁时,结果也随之发生改变。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且有其内在规律性,记忆是不断累积的,而记忆的“量变”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质变”,也就是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是必然发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是绝对的,新的社会记忆的生产也是绝对的,社会记忆的堆叠与储存本质决定了再生产过程的必然性,是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必然事件。

第二,社会记忆再生产具有时代性。社会记忆再生产并不是草率地同怀旧、回顾历史划等号,简单来说总结反思以实现引导性进步。社会记忆再生产是由权威部门所主导,为进一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制度、新框架,不断融入新的记忆内容或载体,对以往的经验史实进行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符合大众群体当下发展需求的改造加工,从而使其成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时代利器。社会记忆是社会择选出来的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效篇章,这就意味着权力主体要不断引导其进行调整变动,以不断适应社会需要。社会记忆再生产为更好应对时代问题,推动社会向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做足记忆铺垫,并在此基础上多走一步设想谋划未来的发展宏图。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是为社会记忆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不是割裂两者联系的单向度建构,以回应时代问题、解决时代矛盾为目的,在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社会记忆再生产具有系统性。社会记忆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记忆世界,是包含了主体、客体、中介的多要素,文化、政治、生活的多领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多要

素多领域的交织连贯,并不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一方面,社会记忆再生产是以“大历史观”为导向,不拘泥于某一时代课题,站在有利于社会发展、世界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视野的建构与再生产,把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记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重复建构。另一方面,社会记忆再生产是满足集体利益的记忆重构,并不以单个人、单个民族的记忆为主导。多样化为社会生产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不拘泥于统一的意识约束,最大限度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自由性。事实上,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各个体记忆点凝结、各民族力量凝聚形成完整有机的记忆共同体的系统过程。

第四,社会记忆再生产具有实践性。社会记忆再生产归根结底依然是社会记忆的刻化过程,仍然具有记忆的一般特质——实践性。社会记忆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活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首先,实践活动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前提性条件,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到社会记忆的缺漏,并生成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动机、需求。其次,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实践活动过程。再生产是不断反复进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分化,表现在社会记忆层面即是对文字、图像、古物等承托历史记忆的载体进行查找分析的过程,是人们实践活动的行为化结果。最后,所有认识活动的最终归宿都是实践,再生产虽然以社会记忆的重构为短期目的,但最终仍是服务于社会进步发展的实践向度。

二、社会记忆再生产要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消解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冲击

第一,存在错误解读历史事实的现象。实事求是中国社会一贯坚持的原则,历史虚无主义者则片面抽取历史,根据其政治诉求肆意改变历史事件本来面貌。无论是歪曲解读还是过度解读都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抓住语言漏洞,构造虚假联系的错误行径,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历史虚无主义者多角度“解构”历史,传播错误的价值观念,使得部分民众在负面思想的诱导下,丧失基本的判断力甚至认同

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导致核心价值观念约束力下降,在众说纷纭的状态下,历史记忆整个呈现出一种看似多元化实则杂乱无章的表象。历史虚无主义借学术研究之名,将无端揣测、主观臆造得出的结论包装为严谨客观的学术推断,不尊重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有机联系,见缝插针地歪曲历史事实,对社会记忆再生产造成阻碍。

第二,存在历史进步意义被扭曲否定的现象。一方面是对革命进步意义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否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进步性,一个明显表现是贬损和否定党的革命历程,即“告别革命论”,否定革命带来的进步意义,夸大革命战争的破坏性,发出不应用革命的形式强加干涉历史进程的荒谬言论,嘲弄先辈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夸大其词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制度变革、改革创新也归于革命范围,主张不作为,这就完全否定了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进步意义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快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新谋略。但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操之过急,无视社会主义改造提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性,执着于收入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现象频出等负面问题,否认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意义。对历史进步意义的否定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无端推理,割断了历史记忆的逻辑链条,对历史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畏。

(二)社会记忆再生产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第一,能够保障社会记忆的传递性。社会记忆再生产是相关权威部门专职专权,站在历史全局角度,对社会记忆整合梳理,客观呈现历史原貌,“离开了社会记忆,历史必将陷入自我迷失的旋涡”。社会记忆包含历史,“历史作为被动的过去”是不可复制的,要在社会记忆的再生产过程中被不断挖掘、还原,再生产为社会记忆开了绿灯保障其可持续性。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现如今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唐宋时期甚至革命年代的历史知之甚少,加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引导,难免对社会历史的传承造成阻碍。由于时间的无限性以及社会成员生命的有限

性,社会记忆具有一定的阶段性,随着社会成员的更迭有一部分会被遗忘和掩埋,再生产把历史信息的挖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梳理历史时间线,最大程度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保障社会历史的传递性,更好衔接历史与现实。社会记忆再生产把模糊甚至陌生的历史记忆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融入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浪潮中去,把唤醒社会历史记忆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保障社会历史的传递性,推动民族历史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能够加强社会记忆的严肃性。对虚无最有力的反击是真有,社会记忆再生产就是对历史记忆的忠实审阅和阐释,在回顾历史中找寻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再生产尊重历史记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研究。历史包含一切问题的根源,主动地学习研究历史与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同等重要。尊重历史就是对历史的客观呈现,只有科学的史学研究才能完成历史记忆的还原。再生产的过程必然包含对历史记忆的分析研究,在绝对科学的分析下,解剖历史与现状的有机联系,社会记忆的展现也更加客观合理。另一方面,再生产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是再生产过程顺利、结果达标的保障。相较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随意,社会记忆再生产维护社会记忆的权威性,在权威部门有意识的引导下,把有代表性、有约束性的社会记忆融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把人们带入历史记忆中去,坚定“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的立场,坚持以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记忆,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进行社会记忆的加工建构,把社会现状和历史记忆、社会未来和历史记忆紧密衔接在一条线上,加强历史记忆的严肃性,不给历史虚无主义可乘之机。

第三,能够提升社会记忆的批判性。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对记忆内容选择加工、重新编译,这一过程就是依据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对社会记忆进行批判,作出积极的选择和扬弃。这种批判性选择,把人们带入批判性思维模式,引导记忆进入意识层面、思维层面,不再是记忆的机械描述和灌输,而逐渐演变为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的思考过程,驱使人们的思维意识作出合理的选择判断并外化为自觉抵制错误思

潮的行为活动。社会记忆再生产即意味着对现实持有质疑的态度,不断考察社会记忆是否满足社会需要,调整社会记忆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就是再生产。再生产对人们产生的影响,使得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时,能用质疑的眼光、审视的态度即批判性思维去面对。批判性思维具有稳定性,能持续影响人们的思维活动,并反作用于后续的记忆生产与再生产,提升社会记忆的批判性。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防不胜防,难以采取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护,社会记忆再生产就是有针对性地强化人们的批判思维,帮助人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面具,明辨是非,能够从主观上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三、以社会记忆再生产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路径

(一)承载主流价值,贯通历史与现实

第一,要注重历史文献记载的挖掘、保存。族谱、家书、手札、碑文、档案等历史文本记载是社会记忆保存的一手资料,这些文本经过编译加工“进入大众的视觉系统并影响受众的认知”。原始文献是人们接触到历史记忆最直观的一种载体,是历史保存和遗留下来的未经改动的文本信息,人们能不受引导地在头脑中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符合自身思维模式的编译,形成个人观点、见解。这种直接认知更为牢靠,没有标准限制,在不同社会成员想法的交流碰撞中形成对于历史记忆的一致认识。按照人们的记忆习惯来说,包容性比排外性更能维持社会记忆的持续性,能更好发挥社会记忆的意义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相较于强制性的记忆灌输,对社会记忆半开放式的传输方式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历史文献很好地满足了多数人的社会记忆需求。第二,要建立社会记忆认知模型。多数人能够实现识记和应用的简单认知,但只有少数史学研究者能够实现分析、创造等复杂的认知模式。社会记忆的再生产要能够满足多数人的认知需求,建立记忆认知模型,就是从繁杂的历史记忆分析中总结出其中含有时代价值的代表部分,并融入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念。比如在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推出的一批代表性理论文章、著

作等就是与党有关的社会记忆的认知模型,便于社会大众能够更好认知党的历史记忆。认知模型的建立使人们掌握了简单的理论推导过程以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具备简单的分析批判的思维意识,实现社会整体认知能力的提升,有效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钻空子占领普通民众的“市场”。在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引领下,社会记忆再生产对症下药,既筑起阻挡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屏障,起到防护作用,又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引领,发挥正面效应,在攻击和防守的配合中强有力地打击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二)优化空间历史,固化记忆自觉

第一,对特定空间的设施再造。“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纪念性空间更是如此,比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北大红楼等历史底蕴浓厚,在“纪念性空间所存有的时间维度,建立起关于集体记忆的情景脉络以诠释空间所塑造的精神蕴含与历史价值”就是空间优化。第二,空间模仿性复制,注重空间所载记忆的跨区域传播。空间是不可移动的,当人没有处于特定情境中时,对其自觉状态的引导具有一定难度,而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不局限于特定的场所。空间模仿性复制是空间优化的一种手段,把特定空间的代表性文物或名称运输、应用到其他地方,并配套相关的文字、影像描述,设计建造充满历史感的艺术性纪念展览,在不同地域设置同样的、相似的模拟空间,带动全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氛围感。

(三)注重诠释方式,提升消解效果

社会记忆诠释的核心在于对其内容的挖掘与分析,通过叙述加工把过去与现实联系起来,促进个体社会记忆的认同,而加工的方式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叙事性质的诠释。叙事即以历史背景为架构,捋清楚历史事件的主要任务、时间地点等要素,把握其中的逻辑顺序,通过时间线、人物关联性的梳理,形

成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充分体现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叙事的关键在于事件要素的完整性,一个要素完整的历史故事更容易被记住,把历史故事讲好是让社会记忆在人们心中烙印的重要方式。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引领,讲好历史故事、讲好记忆故事,让记忆认同成为必然。第二,诠释语言的灵活化选择。对社会记忆的再现如果选择过于学术化的专业用语,容易与大众产生距离,造成一种语言冷漠的假象,不利于人们的记忆认同。语言选择的灵活化使得记忆传播群体更为广泛。在对社会记忆进行诠释时,要选用一些时代语言穿插其中,保持文本浏览时的注意力,以便完整接受记忆信息的传输。第三,多角度诠释。在权力主体的有意引导下,社会记忆再生产存在偏离民众、倾向政治目的的风险,因此,要多角度进行诠释,创造出适合不同人、不同视角理解的语境,营造一种符合大众认知习惯的诠释氛围,以更好实现社会记忆的最大程度的认同。诠释方式的抉择归根到底要由权威部门决定,以确保社会记忆再生产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否则就容易出现碎片化、娱乐化的错误倾向。在对社会记忆进行诠释时,尝试从历史体验者、历史观察者、历史转述者等不同角色出发,转换不同角度,引导受众在不同视角获得不同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全面的记忆认知,打破思维藩篱、走出视角局限,克服社会记忆的片面化认知倾向,也利于有效识破历史虚无主义碎片化历史的诡计。对社会记忆的诠释,界定了社会历史的大致框架,人们个人关于社会历史的记忆趋于稳定,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时,能调取客观准确的信息回击,让历史虚无主义无所遁形。

作者简介:谷佳媚,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0期)